

# 我的丈夫谷正倫（五）

谷陳瑾口述·章君毅執筆

## 跑到上海又吐血了

「此情可待成追憶，只是而今已惘然！」

撫今追昔，民國十一年到十四年，紀常在上海杜門却掃，埋頭讀書的那兩年多時間，確是我們一生之中，最美好的一段時光。雖然由於紀常的勤奮努力，盡瘁黨國，他曾迭膺要職，使我獲得了總司令太太、主席太太、部長太太，一連串的榮耀頭銜，但是對我的的人生觀，却並沒有什麼改變，因為紀常和我，都不是名利中人，我們對於權勢、地位、金錢和財富，一向處之淡然，我們都愛追求心靈的寧靜，家庭的和樂，過着平凡樸實的生活。

這便是為什麼我幾十年來絕少應酬交際，以及紀常臨終的遺囑，指定他的墓碑祇用「中國國民黨黨員」名義的主要原因。

歷經艱險，間關萬里，從貴州那個驚濤駭浪的局面中冒險北上南下，過重慶而抵達上海，當時，國父孫中山先生正在廣州，以陸海軍大元帥名義下北伐令，旋不久暫師韶關，令李烈鈞、

許崇智、黃大偉三軍揮戈入江西，但是為時未久，陳炯明便盤踞廣州逆命作亂，國父北伐大業受阻，便自韶關回廣州鎮撫，並且電促今總統蔣公急赴廣州扶持危局。當國父正在用人之際，紀常是多麼迫切渴望能够早日赴粵，追隨國父

和蔣公之後，効忠黨國，誓為前驅，可惜，他一到上海，就由於憂急攻心，旅途勞瘁，早先在重慶得的咯血症竟告復發，他大口大口的吐血，把我驚得心摧膽裂、手足無措，不知怎樣是好？幸虧上海是華洋雜處的通商大埠，中外名醫，多如過江之鯽，紀常經過醫生的悉心診治，病況漸有起色，不過，南下廣州的遠行，勢必被迫取銷，當時，他張望雨天，每常長吁短歎，愁悶惆悵，我瞭解他的心情，却是苦於不曉得應該如何給他安慰！

我們住在上海租界，就在水木清華，景色宜人的兆豐公園附近，生活用度，由紀常的一位表兄負責接濟，民國十一年、二年物價便宜，夫妻二人除了衣食與住，外加傭人的工資，簡直就沒有什麼開銷。錢有富裕，紀常便遷了他「坐擁書城

」的平生大願，他買了不少的書，包括四庫全書總目、左傳、史記、曾、左全集和孟子等等，長日伏案圍點啣唔，樂之不疲。有時候他看我太悶了，偶或陪我去聽聽京戲，我嗜愛觀賞平劇的習慣，便在這一段時期養成。

在上海一住兩年多，我們習於深居簡出，設非必要，根本不與外間聯絡，家中間或來些客人，不是至親好友，便是旅滬同鄉，每天從早到晚，我們都是手不釋卷，紀常博覽羣書，潛心研究，我則專看古往今來的小說，以及當時出版的報章雜誌。

## 迷於三國改了名字

我愛紅樓，但是也很喜歡三國演義，——這一點可能是受了他的感染，紅樓和三國，都使我百讀不厭。為了讀三國演義入迷，使我把自己的名字都改了。我的學名本來是陳瑾，民國九年夏紀常攻打四川，由於戰況激烈，疲勞過度而大量咯血，後來到了上海，他這咯血的毛病，竟又發得很凶，於是，當我讀到周公瑾（瑜）也有吐血

的毛病，而且終於為之英年不永，咯血而亡。我的心中便不免有點惘惘然，唯恐我這個「瑾」字應在紀常咯血這樁事上，我會央求我的義父李皖谷先生（李惟果先生的四叔），替我另取一個名字。義父想了想，他說：

「白堅這兩個字很好，要改，妳便改作陳白堅吧。」

我問：

「可有出處嗎？」

「當然有，這是詩經上的『不日白乎，涅而不緇，不日堅乎，磨而不磷。』

從此，我便以「陳白堅」為名了。

紀常和我共同喜愛的一部小說，也是三國演義，因此，在我們的日常對話中，往往會引用些三國的典故。他在貴州帶兵，有一次出了一件事，一名勤務兵穿着軍裝，到老百姓家中去威脅人家，事為紀常偵知，他赫然震怒，拉起馬鞭便要親扑捕責那不法的勤務，却是因為我的婆婆在座終於未便打將下去，婆婆以紀常的脾氣剛直焦躁為慮，但是兒子這麼大了，老人家覺得不便講他，於是委婉的命我相機進言。我領了婆婆之命，不動不行，要勸吧，連我自己也是難以啓齒，躊躇很久，忽然計上心來，我趁兩夫妻閑談三國的機會，故意的這麼說：

「張飛這個人什麼都好，就有一點……」

果然紀常便打斷了我的話問：

「那一點呀？」

「張飛的脾氣太焦躁，動不動便鞭打自己的部卒，」我一本正經的說道：「他若不是這種脾氣，後來就不會大將落在小將手了。」

紀常怔了怔，又問：

「妳這話是有所謂而發？」

我連忙否認：

「沒有呀。」

他望着我微微而笑，嘉許般的點了點頭。從此以後，他便不再在家發怒。

閑居上海的兩年半裏，每逢春秋二祭，他便和我去一趟杭州，說是去遊山玩水，其實是爲了上王文華總司令的墳，紀常和王文華先生公誼私交，友情彌篤。他對王文華先生有不盡的懷念，而王先生之死，對他來說也是一項很沉重的打擊。在幾度墓前憑吊，不勝欷歔之際，曾有一次湊巧遇見王文華先生長嫂，王伯羣先生夫人蕭氏，他領我們去看王文華先生遺留的戎服，親物思人，紀常竟爲之低徊不已，不忍過去。

### 南隸北轍勞燕分飛

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，國父由廣州啓程北上，十二月四日抵達天津，應段祺瑞等之邀，籌商國是，參加善後會議，民國十四年元月廿六日，國父病重，住進北平協和醫院，經西醫診斷，係患肝癌，擬即施以切除手續，當時紀常恰在上海孫孝寬醫院檢查身體，聞報以後大爲震驚，立刻便要趕赴北平省視。我很不放心，經問過醫生長途旅行並無大礙後，他遂獨自一人北上。三月十二日，國父病逝，紀常參加了盛大的喪禮，便被派爲代表，和曹浩森先生一道到河南去。後來聽他們說笑話，當時的河南督軍胡景翼，血壓既高，身體胖得不亦樂乎，跟紀常他們談話，往往談着談着就睡着了，等他醒轉來送客，送

到了門口，方一握手，竟又站在原處呼呼入睡，你若說他是假裝的，他還在鼾聲如雷哩。

往後，紀常又被派到贛南和湖南，充任代表。他到湖南湘軍第一師的防地，便被第一師師長賀耀祖（貴巖）先生留下，挽他在益陽籌辦軍官講習班，這時候，紀常惦記我一個人留在上海那麼久，便派人接我到益陽同住。紀常先以第一師顧問的名義，將軍官講習班籌備起來，前後歷時半年多，到民國十四年十月一日，方始正式成立，賀先生聘請紀常擔任教育長，軍階是少將。

湘軍第一師軍官講習所第一期的學員畢業了，紀常得有機會訓練湖南青年從事革命，獻身黨國，他自己覺得這是一份很有意義的工作，但是可能由於賀貴巖先生不欲續辦，他派一艘專用小火輪，送我們兩夫妻回漢口，紀常和我便利用這一段閑暇，到上海、杭州走走，紀常趁此機會，又上了一次王文華先生的墳。

回到上海還沒有來得及決定行止，賀貴巖先生來了電報，促請紀常仍回益陽，紀常是很想去的，因為他和那邊的同事、學生業已建立了感情，尤其他亟想爭取湘軍，投向國民革命軍的陣營。這一次，他徵求我的意見，並且聲明願否同行，全聽我的主張。我實在是不願再去了，於是夫妻倆又告勞燕分飛，他回湖南，我和堂妹谷鈺到北平，住在谷家的親戚任先生家中。

任先生有兩位姨太太，他的少爺也娶了少奶奶，一家人住在一起，再添上我和谷鈺，融融洩洩，十分熱鬧。我們每天不是逛公園、遊故宮，便是上戲園子聽戲，當年上城南游藝園只要兩毛錢，看娃娃戲也祇幾角洋錢而已，聽梅蘭芳的戲

算是最貴的了，那要大洋兩元。

### 羈於何方音信杳杳

我隻身在北京，一直住到民國十六年三月初，當時國民革命軍北伐，武漢已下，九江亦克，蔣總司令率領的大軍，正在直薄南京，紀常便便攻南京的先頭部隊裏，他所屬的湖南陸軍第一師，早就改了國民革命軍獨立第二師的番號，他亦陞任中將副師長（時在民國十五年九月）。但是凡此種種，因為音訊不通，北洋奉系首腦張作霖，和直魯聯軍總司令張宗昌正盤踞北平，國民革命軍的消息全被封鎖，我竟毫無所悉，所以那一段時期，我幾乎每天都在焦灼憂急。

我很曉得我自己處境的危險，因為我能肯定，紀常必然是在國民革命軍中，倘使北洋軍闕發現北平城裏還有革命軍高級軍官的家眷，其後果之嚴重實令人難以想像。我亟於脫身，却又不知紀常羈旅何方？

有一天聽說平漢鐵路不通了，我憑猜想，心知一定是北伐大軍攻克了武漢，以革命軍推展之神速，我以為戰火很快便要燃到北平，因此我更急於要走，我想先到上海，再設法打聽紀常的下落。

於是我由任家的一名老傭人護送，從北平坐火車到天津，再由天津飄洋過海的到上海，張賦濤先生一家當時已在上海定居，張夫人和我誼切姊妹，那時張太太正好去了廣州，因為張先生在上海浦軍校。家眷也去了只留其岳母和小孩在家我便住在她們家裏做客，同時很興奮的得到了紀常的消息，他已經升了副師長，兼第一旅旅長，第一團團長，而且極可能便在方克服的漢口軍中。我決心乘長江輪船穿過火線，到漢口去找他。

由於張家的安排，這次長途旅行，我算是有了位旅伴，國民政府參軍楊虎的一位夫人，芳名仙女，她要到九江，我們買了同一間官艙的票。

### 萬里相尋輪上邂逅

船到九江，楊虎的這位仙女夫人要下船了，她鄭重其事的告誡我說：

「長江輪船最複雜了，什麼樣的事情都會發生，我下船以後，妳千萬不要開門，就算到了漢口，妳也要等到別個都下了船，妳再開門出去。妳要記得，碼頭上壞人最多。」

她這樣一講，把我吓得坐立不安，心驚膽戰，她一出艙我便將房門緊緊的門上，從此不再打開，一直捱到漢口，船停了好久，我心想儘躲在房裏也不是辦法，或許碼頭上還有接我的人呢？左思右想，正在委決不下，驀然聽見外面鬧哄哄的，有人鬨笑，有人叫喊，聲音距離我的房艙很近，於是我又暗忖，外面有這許多人，未必個個都是壞蛋呀，我就這樣趁著人多的時候出去，總不會有人在光天化日，衆目睽睽之下，公然來搶我吧。

打定了注意，我便膽子一壯，把艙門打開，走了出去，當時一眼瞥見有些男男女女，都在甲板上倚着船舷，向外眺望，我自己告訴自己說：往人多的地方走，總沒有錯。因此我也擠向前去，擠到了船欄旁邊。

向江面一望，船停了，却是還沒有登岸，一位青年心急，從船舷跳下接客的划子，一不小心，跌到了江中，方才船上又笑又鬧，就是爲了這件事情。

甲板上人很多，忽然又是一陣擁擠，使我身不由己，被推上了大登閣的樓梯，居高臨下，看

得更是真切，失足落水的那位青年，已經被救上了划子，混身濕淋淋的，却是頭上還端端正正的戴一頂瓜皮帽。有一位相識的茶房，伸手指告訴我說：

「太太妳看，這就是方才落水的那個冒失鬼。」

我正待答腔，驟然之間，身後有人驚喜交集的大叫一聲：

「嗨！妳！」

他明明是在喊我，楊夫人的告誡，又在我的耳畔響起，茫然失措的不知怎樣應付是好，但當他再喊我時，我却不由自主的回頭一看。噢？——我呆住了。

分明是真人實事，而我却翻疑是夢是幻，喊我一聲使我嚇一大跳的竟會是紀常，這未免太不可思議。我們兩人驚怔錯愕，鉗口不語，相視互望了很久，然後又不約而同的開口問起：

「噢，你怎麼會在這船上的？」

我簡略的說明南來尋他的經過，趕忙又問他從何而來？紀常接口很快的回答：

「我在九江上的船，巧得很，我也到漢口。」

### 夫妻同船一門之隔

那位茶房儘在望着我們笑，他很滑稽的先去問紀常：

「請問官長，這位就是太太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於是茶房又笑了。他的笑容中似乎含有深意，紀常的臉上却也有了要笑不笑的神情，他伸手指下面官艙，問我：

「妳的房艙是不是就在那邊？」

「是呀？」我弄不懂他的意思，他怎麼會曉

得的呢？而且，他既然早已知道我舖位之所在，那麼，他是昨天下午便上了船的，他爲什麼沒來找我？

在紀常的身後，還有一位隨從，他在部屬面前，向來不苟言笑，所以，當時他止了笑意，祇是跟我說：

「我們到房艙裏去坐坐。」

我走在前，他緊跟在後，進了我的官艙，紀常順手把門帶上。艙中只有我們兩個，他瞪住我，我望着他，久久，他又很輕鬆恣放的笑了起來。

我讓他去笑，身子坐在床沿，心中實有無限的歡欣，夫妻離別一年又七八個月，我萬里尋夫，他偶然西上，兩人在同一條輪船上渡過了一夜又大半天，偏偏就不得見面，直到快下船了，才由於偶然的機緣，猝然相逢。啊，這莫非就是一飲一啄，皆有前定」嗎？

紀常笑了，這才告訴我：

昨天下午他從九江上船，就坐在我房艙外面客廳沙發上，他曾吩咐茶房，去爲他找一間房艙

「報告官長，船上實在沒有空房艙了。」

「那麼，」紀常退而求其次的問：「你能不能給我找一個舖位？」

「舖位也沒有。」

「想想辦法看，」紀常的隨從跟茶房打商量：「好不好？」

「在九江下船的以統艙客人居多，」茶房老老實實的回答：「房艙客人，祇有一位。」

「祇要一位就夠了，」隨從忙說：「這就是說你們船上還有一個空舖。」

茶房說：空舖是有一個，但是那間官艙裏住

的是一位女客，她膽子小得很，當她的旅伴一出門下船，她便將房門緊緊的局上，連茶房送晚飯進去，這位太太也是寧願挨餓，不肯把房門打開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怎可以開口跟她商議，讓她的房艙裏住進一位男客呢？

紀常到這時候，決定不再強人之所難。他說算了算了，我便在這張沙發上坐坐吧。後來，還是茶房心中不過意，他把他自己的那張床舖讓出來，給紀常胡亂睡了一夜。

紀常把這一段經過說完，我們兩個都笑不可仰，兩夫婦同在一條船上，隔一扇艙門，——時辰未到，我就是無法和他見面。

笑罷，我問：

「你到漢口來做什麼？」

紀常面容嚴肅的告訴我：

「總司令召見，面示機宜。」

### 承他誇我深明大義

下船了，自有他的隨從，來爲我提行李，在這麼湊巧的情形之下，夫妻重圓，使紀常和我，份外高興，我們在漢口住了幾天，等他晉謁過蔣總司令，公事辦完，紀常帶我到九江，纔住半個多月，紀常又要出發前線作戰，我在九江人地生疏，尤其距離前線不遠，紀常便和我商量，是否先到漢口，住一段時期，等北伐軍攻下南京，再作定居的打算。我心想，當一名軍人的妻子，就應該萍蹤靡定，四海爲家的，因此我心平氣和的回答他，一切遵照他的安排，隨便住在那裏，我都無所謂。

紀常望着我，無可奈何的苦笑，我瞭解他的心情，自以爲對我十分的歉疚，我會孑然一身，留居北平，處在北洋軍閥統治下的險惡環境裏，

而自己的丈夫，生死莫卜，音信全無，根本就不曉得他下落何方，好不容易逃出平津，飄洋過海，問關萬里的湊巧找到了他，如今聚首不及一月，又要分別，尤其想不出一個安居的地點，他覺得我很受委屈，我也怕他儘把這件事情擺在心上，於是，當時我便告訴他說：

「我和你結婚之先，早已曉得你是軍人，婚後的種種，可以說早在我的預料之中。我講不出國家民族的大道理，不過，我希望你不要以我爲念，做一個軍人的妻子，我總要學習自己照顧自己的。」

我這麼說，使他非常欣喜，他的苦笑化做了微笑，他頻頻頷首，而且誇獎了我：

「這正是妳深明大義的地方。」

一個丈夫遠征去了的單身女人，在任何地方質屋而居，都不方便。我很感激紀常，他在軍書旁午的時候，給我作了週密妥善的安排，他在九江親自送我登輪，船到漢口，早有李正秋兩位太太，在漢口碼頭迎接，李正秋是四十軍的黨代表，和紀常同事，他的兩位太太住在一起，地點是在漢口法租界。

李正秋的大太太，長得非常之美，她是四川成都人，和我口音相近。那位二太太聽說是在湖南討的，依我看來，容貌似乎並不及他太太好，當時我很覺得奇怪，李先生有這麼一位貌如天仙的夫人，爲什麼還要接第二房呢？但是當時我們還不太熟，不便提出來問。

這兩位太太和我相交得很好，三個人在一起，相互爲伴，每天說說笑笑，日子倒也很容易打發，祇是很耽心正在前線激戰的紀常，早晨起來第一件事，便是找到報紙，先看前線的戰況報導。（待續）